

一位認真工作又富有思辨能力的學者

漢寶德（現任世界宗教博物館館長/前國立台南藝術學校校長）

曾主任在電話中告訴我，洪文雄老弟遽然過世了。我驚得一時不知如何反應。他有多大年紀了？是我腦中浮現的第一個問題。接著則追憶起幾年前，在東海建築系課堂上的畫面。

文雄並不是我喜歡的那種學生。他老是大刺刺的，不喜歡上設計課。在大家都忙著趕圖的晚上，通常看不到他。可是第二天評圖輪到他的時候，他總是如期到達，所繪畫樣多完備無缺。他是屬於自我學習型的，而又非常用功的學生。因為他不喜歡與老師們來往，也不熱衷於新思潮，我行我素，在設計上不容易有很突出的表現，但是因為他非常下功夫，思慮通常是最周全的。我記得系上的胡兆輝教授特別欣賞文雄。胡先生也是我的老師，曾擔任三年系主任。他喜歡能讀書、會讀書的學生。文雄原是台大醫學院的學生，功課當然頂呱呱。在胡先生心目中，這樣的學生才是好學生。他曾對我說，洪文雄可惜身體不太好，否則他的表現應更出色。誠然，自做學生時，他就顯得清瘦，但說起話來，卻又有條有理，所以他畢業後就被留下來擔任助教。

我與文雄接近比較多的一段時間，是我們一起從事林家花園調查的時候。民國五八年，台北縣工務局局長來東海看我，要我們研究一下如何修復板橋的林家花園。當時全國都沒有保存的觀念，忽然有此動作，是蔣夫人的意思。蔣夫人則是應藍欽大使夫人的要求而提出來的。修復的第一步就是先測繪。當時台北縣政府以五萬元的費用交由建築系辦理。這時候文雄在系裏擔任助教，而且是建築史的助教，就順理成章的負起帶領學生到林家花園測繪的責任。

當時的林家花園裏住了一百多家違章建築戶。不但蓋滿了大部份的空地，建築物上部結構大多已不存在，有之也隱藏在違章建築的裏面。有些亭子只有石頭基座，甚至柱礎也被埋在燒飯的爐子下面。在這樣的情況下進行測繪幾乎是不可能的事。文雄發

揮了他的組織與專業能力，說服了住戶，讓他帶著學生進行了幾個月的工作，把一個亂成一團的違建戶集中區，畫成美麗的花園。這就是後來由觀光局出錢印刷的「板橋林家宅園」調查研究報告中的圖樣，包括花園部份全景的斜角透視圖。這本報告書在東海同學鄧國川的協助下，又由觀光局出資翻譯後印成英文本。坦白說，這本報告不夠精美，但卻是台灣古蹟保存調查記錄的第一本報告，也是僅有的一本英文報告。

與文雄接觸較多的第二次機會是鹿港的調查工作。在林家花園的工作之後，建築系開始認真的對古建築的維護下些功夫，華昌琳夫婦回國在林衡道先生的幫助下，對台灣古蹟做了全面的初步勘查，文雄也曾參與共事。他開始在課堂上帶學生研究古蹟。

有一天，鹿港龍山寺的一群年長的委員，到東海來看我，談到龍山寺的修復計劃。我勸他們不要改建或增建，要修復。這是我介入鹿港古建築維護計劃的開始。記得我說服委員會使用的道具之一，就是文雄領著學生所做的一個龍山寺模型。他們很驚訝我們對龍山寺的瞭解與推崇，最後接受了我的意見，那個模型是很有貢獻的。

龍山寺的修復拖了很多年，幫忙初步修復工作的孫全文出國留學了，所以後來鹿港古市街的調查研究計劃，建築系就只有文雄參與其事。這是我與文雄最後一次共事。時間快二十年過去了，我偶而與他見面，知道他關心東海系務，又一直從事古蹟的保存與維護工作。他的身體比起年輕時要好多了，應該可以完成一些事情。

文雄是一個認真工作、認真讀書，又是思辨能力甚強的學者。他是忠誠的，死心塌地的東海建築人，也是終生獻身的古蹟研究者。我一直想，在他六十歲之後，應該可以整理出一些思想性的東西。胡兆輝先生已經謝世多年，生前曾對他多所期待。我多希望知道，以他業已成熟的學識與經驗，打算寫些甚麼？

人有旦夕禍福。他的遽然離去，使我們回憶起一連串的東海的往事，實有不堪回首之感！

弔辭

藤森照信(建築家。建築史家。東京大學生産技術研究所教授)

弔辭

東京大學教授 藤森 照信

洪文雄先生の突然の死に驚いております。

先生は、今から二十年近く前、まだ私が大学院生の頃、東大の村松教授の研究室に留学してきました。静かな先生であり話もしませんでした。中国の南方の本造建築の構造は「竹の建築に由来する」という面白い話を台湾の竹造建築を例に話してくれたのを覚えています。

また十数年前、私が初めて台湾を訪れた時、鹿港の建築を案内していただき、とても楽しい一日でした。その時に食べた日本ではムツゴロウというとても珍しい魚の料理も忘れられません。

村松教授が亡くなった後、私が研究室の後を継ぎましたが、黄值銘先生はじめ何人もの留学生がつづいて現在にいたっています。

今後は天國から、研究室と台湾との関係がますます深まるよう、見守ってください。

ご冥福を心からお祈り申し上げます。

弔辭

東京大學教授 藤森 照信

聽到洪文雄教授突然逝世，我感到非常吃驚！

認識洪先生，那是大約距今將近廿年前了，當我還在研究所撰寫博士論文時，洪先生以研究員的身分，來到我所在的東京大學村松研究室進修，他給我的印象是一位非常安靜的先生，雖然平常不太愛講話，可是我還記得當他談到：「中國南方的木構造建築物之起源，其實是來自於竹構造」這個論點時，他以台灣的竹構造建築物為例，生動而有趣地說明了他的想法，讓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此外，十年前，當我第一次到訪台灣時，洪先生親切地為我導覽鹿港的傳統建築，讓我度過了愉快且豐碩的一天。我還記得那時候我們在鹿港品嚐了彈塗魚，這是一種在日本極其珍貴的料理，我到現在都還無法忘懷。

我所在的研究室，自從村松教授過世後，由我接任主持研究室的研究活動，從貴國的黃值銘先生開始，接連著有許多位留學生前來進修，直到現在。誠願今後洪先生在天國，可以看到我的研究室與台灣能有更密切的互動關係。

我心裡由衷地祝念洪先生在天之靈

註：，傳真稿

2003/8/27



追憶 洪文雄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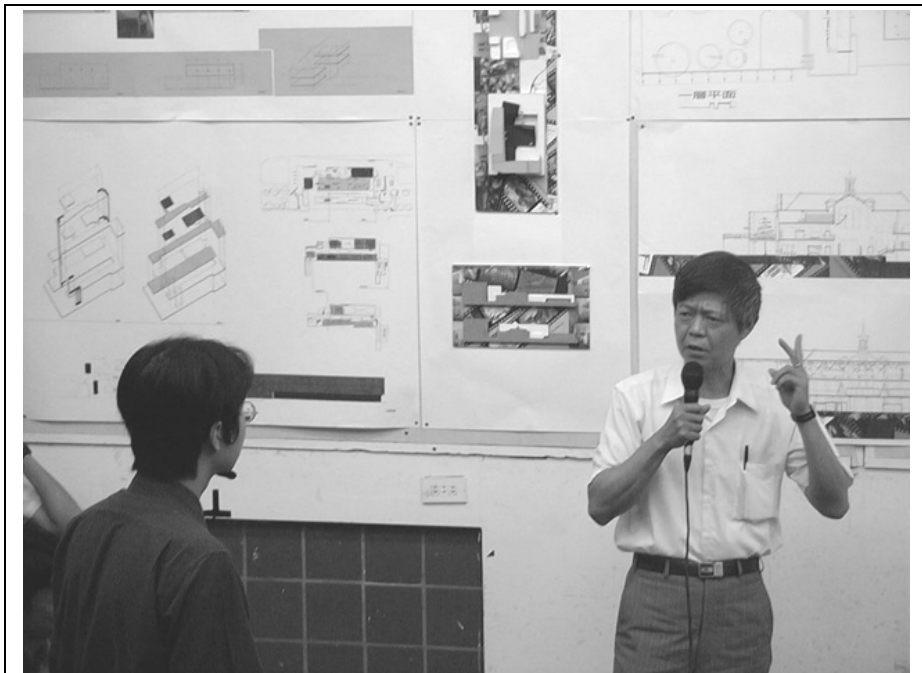
徐澤濱(旅美研究員/台南一中同學)

唸初中時大家都知道文雄很會畫圖，可是很少人知道他小學的畫已經被選去日本展覽。從小他就顯露出一個藝術家的個性—沈默寡言，擇善固執。上了高中之後，我們這一群窮學生對數學的狂熱達到極點，往往廢寢忘食，以解數學難題為樂。記得我常陪文雄到台南圖書館翻閱有關幾何、三角、代數方面有關的參考書，不管是中文或日文，越深越好，他這種不屈不撓的求學精神令人佩服。到了高三開始唸物理，慢慢的，大家發現文雄在理科方面的天份，他可以把一個複雜無比的物理問題，化繁為簡，解釋得頭頭是道。也因為他對數理方面的偏愛，而忽略了別的課目，因此他第一年沒有考上第一和第二志願，那就是成大建築和東海建築，反而以最高分考上中原土木，他的第三也是最後一個志願。放榜之後，我去找他，發現他眼睛紅紅的，知道他和我一樣都哭過了。他說決定重考，我完全支持。還好，我待在台南，還能常常見面。一年之後，他順利考上台大醫學院醫科，雖然事與願違，總希望將來行醫之餘能畫畫為樂。

然而唸了四年之後，越來越覺得醫學和自己的志趣不合。這段時間，他心靈上的折磨可想而知。最後在親朋故舊激烈的反對之下，他毅然離開台大，第二次重考，終於如願以償考上第一志願的東海。我正巧服完兵役到東海當助教，因此能和文雄天天在一起，週末偶而下山一起到台中逛書店，看電影，打打牙祭，重溫舊夢。這是我一生當中最難得的逍遙日子。我們像一對難兄難弟，無話不說，抬槓是有的，爭辯也是有的，但是在我記憶當中我們沒有吵過嘴，失過和。我很愛惜他的天份，他的純樸，和他對藝術的忠實。一個人寧願放棄醫學不肯背叛自己的志趣，在我們這個社會是很難得的了。

手上翻閱著文雄交給小女帶回來的一本「筱雲山莊」古蹟保存的報告書，愜懷過去的種種，心裏有著說不出的悵惘。我知道他已經盡了心力，帶著滿意的笑容先離開我們，好好的安息吧。

于 碧城 伊利諾州 8-16-03



凋謝的鄉愁—懷念洪文雄

夏鑄九（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所教授）

1970 年代初，因為先是擔任漢寶德先生的助理與雜誌編輯（《建築與計劃》、《境與象》），後是助教兼《境與象》編輯的原因（其中有一年去服兵役），在東海大學建築系與洪文雄相熟。記得那時的老師們都極年輕，充滿活力。可是那時的助教還有像鍾俊雄那樣更老資格的，而洪文雄因先在台大醫學院讀過三年，與周文吉、阮偉明以及我等比較起來，就顯得老成持重。洪文雄這個特性三十年未變。也因此，早年，在台大建築與城鄉研究所一直沒機會成形的大學部計劃中，也曾經動過爭取的念頭。

洪文雄的正直與穩重是東海建築系的專業訓練核心的穩定性力量，這是一般人所不易理解的事。為世界與台灣的政治與經濟所結構，當時，東海大學是美國大學博雅教育在發展中國家的移植，也是經濟快速發展之前，封閉的政治氛圍與貧弱的社會裡，少數文化菁英的搖籃。美國的物質支持使得這個移植的自由主義的校園有種知識貴族的修道院色彩。有別於工程教育，東海建築系一直以現代的設計教育為核心。對比台灣社會當時的封閉與保守，以及，台灣建築教育的貧困，漢寶德先生對現代建築教育的看法，竟有機會躲開常見的政治與人事干擾，以這個小機構做為一種制度的基地，展現其價值觀，吸引學子投身，成為相關院系的明星。尤其，他的主張通過建築雜誌的鼓吹，主導了當時台灣的建築論述的議題，引領教育的走向，可說並不誇張。一般而言，在設計教育中，特別是中階的設計教學，提供了專業技能必要的技術性訓練與價值判斷，其實是培育專業穩定性的關鍵。中階的技能訓練，不像入門的訓練以啟發為重，也不像高階的訓練，鼓勵自主學習，創新的鋒芒畢露，常吸引眾人的眼光。相反地，因為技能練習要求反覆操作與技術訓練要求吃苦賴勞的特性，常為學生所不喜。在漢寶德先生離開後，中階的設計教學與相關課程

的價值觀傳遞，更有早期特色傳承的意義，此時，洪文雄對東海大學建築系的價值就更顯重要。對今天的東海建築系言，這似乎已經遙遠得成為鄉愁了。

洪文雄的研究專長在於傳統建築。由於對中國傳統建築的興趣，使得洪文雄在兩岸關係改善後多次到福建進行調研工作，頗有心得，對台灣的漢民族傳統建築的來龍去脈與工匠技藝也有不少獨到見解，因此，一直是我們的《城市與設計》期刊的重要評審之一。在文化資產保存方面，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我們對板橋林本源園林——也就是板橋林家花園——的保存與研究的工作，就是以洪文雄早期對弼益館、舊大厝、新大厝、花園的調查工作為基礎（即，漢寶德先生主持的研究），再進一步現地詳細測繪後開始的。後來，因林家與政府交換條件，將新大厝所佔土地的都市計劃變更為住宅區，而終難逃被拆除的命運，洪文雄對新大厝的初步測繪就成為僅有的紀錄了。而我們負責的詳細測繪，就只能針對花園用力而已，今日回首，真是可惜。

面對全球化力量主導的廿一世紀網絡社會，全球經濟的無常性更增加了社會的不確定感，而都會區域的崛起，流動空間對地方的衝擊更形巨大。虛擬的流動力量日增，動搖了真實的地方固著，真實的地方正在蒸發之中，弔詭地，空間的象徵表現卻取得了展現身手的機會。於是，建築，做為公共空間的溝通功能與意義爭競爭的領域，在提升公共空間品質方面，對專業者的責任要求更大，對其技能素質的要求也更複雜。古蹟的保存與再使用，也比過去更關係著地方特色與文化認同，更關係著公共空間的意義競爭。而世事無常，老成凋謝，洪文雄在這時早走一步，他留給我們的不仅是懷念，更是對難得的老師的惋惜。



悼念洪文雄教授

孫全文（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教授）

東海建築系的大老洪文雄教授之噩耗傳來，真令我不敢相信。東海建築系又失去了一位令全體師生及系友尊敬的老師。的確，自從我認識洪教授 30 年以來，他除了有一年曾在日本東京大學進修之外，一直留守在大肚山上坐鎮，守護了東海建築系，使它從艱難中站起來，繼續維繫了東海建築系昔日的光輝傳統。

回顧民國 62 年秋，我以講師身分到東海建築系任教時，洪教授當時是系上已任教 4 年的老助教，那時東海建築系由系主任漢寶德先生以他令人羨慕的學歷及傲人的學識及文筆，幾乎獨佔東海建築系及建築學術界之鰲頭。更值得一提的是，對台灣傳統建築之研究，也是由當時東海建築系所帶領。當時最令人矚目的”板橋林家花園之修復與研究”與”台灣傳統建築勘查”二本書，可以說是促使台灣建築學術界對中國建築的研究從”清式營造則例”轉移至台灣傳統閩南式建築之開始。而此二本書雖然是由漢寶德先生及狄瑞德教授主導，但洪文雄教授當時是以漢先生大弟子的身分，帶領系裡其他助教及學生，負責完成所有調查與測繪，及收集資料之工作。民國 65 年夏，鹿港文開書院突然起火被燒毀，當時尚未倒塌前，我曾受鹿港鎮長委託，帶領后德仔助教及一群東海建築系學生，很快順利完成測繪，做成一套完整的建築圖。其實這也是洪教授在早期帶領學生測繪傳統建築所打下的基礎。

事實上，東海建築系在除了開創時的輝煌時期外，也曾經歷過一段艱苦的時期，由於 60 年代美國聯董會不再支援東海大學，而在財務上遇到很大的困難，使東海大學不得不擴大招生，而許多教授紛紛離去。但東海建築系雖經種種困難，仍能熬過來，維持原有的傳統，這全靠東海建築系師生以及系友們的強烈的向心力及奉獻才能達成。當老前輩胡兆輝先生及王錦堂先生相繼去

世，以及陳其寬先生、漢寶德先生，及陳邁先生相繼離開東海時，仍留守在系裡，維繫住師生及系友的向心力的，恐怕就是洪文雄教授。

洪文雄教授所以受到師生及系友們的敬愛，是由於他的聰敏、極有條理的言辭、以及做事認真絕不馬虎的性格使然。他曾考取台大醫學院，而毅然放棄改讀東海建築，變成當時他的傳奇故事。他也以東海建築系友最早考取建築師高考，也讓當時的系友們對他佩服不已。我雖然 30 年來和洪教授始終維持淡淡的君子之交，但我對他人格的欣賞在於他那一顆赤子之心及知識分子的風範。他極認真教學，但又不表現自己，不求名利，始終如一。他平時表情嚴肅、頭腦冷靜，但仍掩不住豪放的一面。他喜歡抽煙，又喜歡喝酒，過去在系裡，每遇老師們聚餐，他經常不醉不散。洪教授與東海共度近 40 年的歲月，相信今日許多社會上的東海系友，也和我一樣，一定感念這一位可敬可愛的老師吧！



憶獨塑一格、良師誼友的文雄兄

徐明福/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系教授兼規劃與設計學院院長

由明志口中驚聞文雄兄因虎頭蜂叮蜇導致心疾而逝，甚感惋惜。一則東海大學建築系因而失去了一位良師與益友，二則台灣建築史研究界與古蹟保存維護界亦同時失去了一位誼友與典範。與文雄兄熟識始於民國七十八年左右，因緣際會至東海大學建築系碩士班兼任建築史研究方法的課，並常擔任碩士論文之口試委員。後又因他毫不介意轉介，而得以指導原欲找他指導從事澎湖傳統民宅研究的字形，更加了解他為人處事的原則與態度。再至參與內政部台灣傳統工匠調查與研究時，更加體會到他從事田野調查與研究之嚴謹、執著與律己的態度，且由其中學習到不少的實際經驗。對我而言，文雄兄多年古蹟保存維護的經驗與態度，更是我個人得以進入古蹟保存維護界的一盞明燈，成為我學習的前輩。雖然無緣與他共事來從事台灣古蹟保存維護的案例，然在古蹟保存維護研討會與案例審議會中，我仍學習到許多寶貴的經驗，因此在我心目中，文雄兄算是我的良師與誼友，使我得以時常自我反省。除此之外，我亦可從他的學生輩，如博舜、上嘉、明志等的身上看到他對他們的啟迪以及品格的影響。相信許多人與我有同感。

文雄兄一生的著作雖量並不算多，然基本上其在質上則皆算為上乘之作。茲以三件著作為例，來簡述他治學之嚴謹與豐富之學識與經驗。一乃刊登於東海學報第二十四卷（民國八十三年）的「從現存實例及台灣工匠的體驗探討中國傳統穿斗式屋架的演變」；二乃他於民國七十五年一月至七十六年一月接受國科會補助前往日本從事古蹟保存研究一年後，於民國七十六年出版的「古蹟保存序說」一書；三乃近期從事台中縣縣定古蹟「筱雲山莊」調查研究規劃之成果報告（民國九十二年），其可說集他一生從事

台灣古蹟保存與維護經驗之大成。

「穿斗式屋架」一文乃立基於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嚴謹方法操作上，試圖去探究中國傳統穿斗式屋架之演變。在方法上，首先闡述研究取向、研究對象的界定、研究假設、印證方法之擬定與實施、乃至實地田野調查與結果分析，最後在假設與實調的比較下，陳述出穿斗式屋架之演變。由此文的內容與行文的架構來看，可以體會出文雄兄在田野調查上具豐富的經驗與嚴謹的態度，以及他在史料收集與比較分析的功力。這些實值得我們後學者學習的。無論在研究主題與方法上，此文實開先例，在台灣傳統建築史的研究上具有其歷史意義與價值。後來他指導上嘉從事嘉南地區穿斗式民宅之研究，即是此文之後續研究。我個人近期在內政部建研所的支持下，正與啟仁兄合作進行穿斗式屋架之普查與實體實驗，望得以建構出台灣穿斗式屋架地域性之建築特徵。此乃延續文雄兄尚未完成之志業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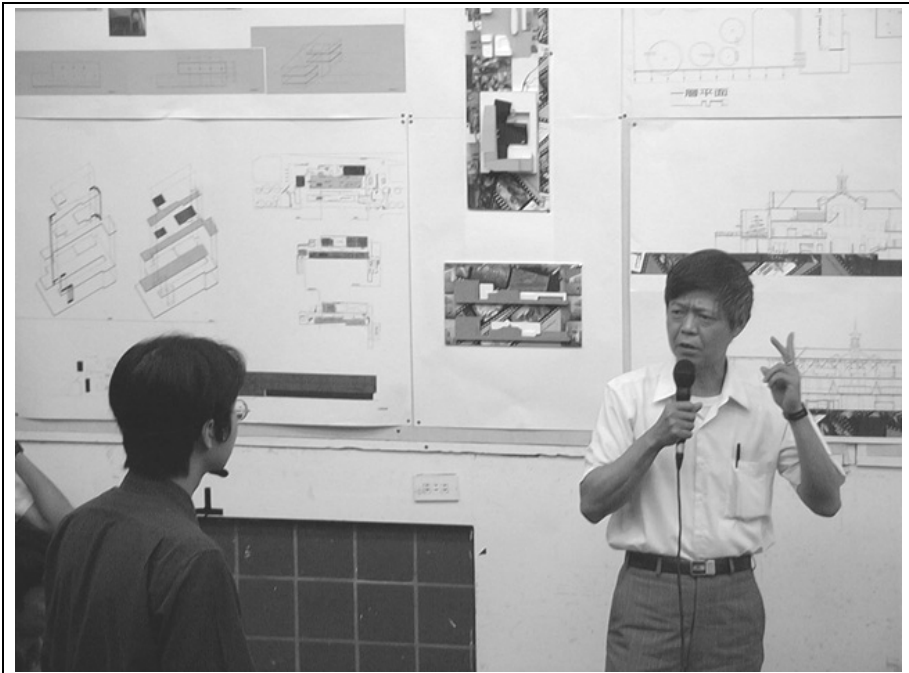
「古蹟保存序說」一書可說是文雄兄在日本從事研究一年的精心成果。其主要的目的在於「對該國保存古蹟的技術及系統作一研究，期望能得到適當的結果，借以促使我國剛萌芽的古蹟保存工作得以茁壯成長」。其內容包括五項：「(一)日本古蹟保存事業之發展，用以了解日本古蹟保存事業發展之經緯；(二)目前日本古蹟保存事業的概要：含法律、行政、財務、審議、修理事業的整體概況，技術人員的增養，及維護管理等項目，借以了解日本目前古蹟保存事業的整體運作；(三)日本古蹟保存修理工事的實際，含修理過程、工事內容及其重點，用以了解日本古蹟修理技術的精華；(四)探討日本古蹟保存工作成功的原因；(五)比較中日兩國古蹟的異同，並作幾點建議」。從今日的時空來看，此書對於日本古蹟保存事業所呈現的內容，實無人能及，仍為至今最完整、最詳實的，而為相關研究中最為重要的一本文獻。而第五章中對於台灣古蹟保存事業的建議，更是我們後學者仍需繼續努力的方向。

「筱雲山莊調查研究規劃報告書」乃文雄兄從事台灣古蹟保

存工作多年後最近期之大作。在整體調查研究規劃的架構上，除依循已形成的成規（歷史研究、建築研究、修復研究與活用研究）之外，此報告則添加一些過往調查研究規劃報告所沒有的部分。一者是以「筱雲山莊摘要」作為報告的第一章，依據文雄兄的想法，其主要「希望能以最精簡的描述方式把相關於筱雲山莊建築之重要事項列出，一方面可使閱讀者對本建築有一個清晰的輪廓，另一方面也有助於未來古蹟目錄及說明之各種撰寫工作參考」。二者則在第三章呈現出「文化資產價值之研判」。首先先陳述出「建築的文化資產價值」，包括「具高紀念性」、「能高度反應當代建築與自然或人為環境關係者」、「為當代最具代表性的格局與配置」、「具高代表性建築發展過程」、「精緻之建築形式」、「圖文與符號象徵」、「代表性的材料與技術」、「特殊長壽命之建築」、「重要的附屬物件」、「該建築中最重要之民俗活動」等十項。依此十項，研判出「筱雲山莊之文化資產價值、類型及要點」，以及「筱雲山莊建築分期發展」。三者，在第四章「建築解析」中亦一一呈現出各時期建築之文化資產之價值。最後則是在第五章中，依上述的線索進行筱雲山莊建築形貌之復原，包括其原則與內容。

上述的回顧僅能代表文雄兄一生致力於台灣建築史研究與文化資產保存維護成就之一小部份而已，然由其中可看出治學之嚴謹與豐富之學識與經驗，且並不固步自封，而隨時空環境之轉換，仍反省突破現況。這個特質實為我們後學者需時時銘記在心的，切記文雄兄「勿依循成規、應時思突破」之典範。





記洪文雄教授二三事

林會承（台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保存研究所教授兼所長）

認識洪文雄教授是在民國六十六年的夏天，當時成大建研所吳讓治所長同意了關華山與我的請求，跨校聘請漢寶德老師作為我們兩人的碩士論文的指導教授。大約在當年的五、六月間，關華山與我開始抽空自台南前往東海大學，向漢先生請教撰寫碩士論文的相關事宜，偶爾在東海建築系館中碰到洪先生，也閒聊幾句。

同年八月，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我草擬了鹿港舊街區的研究計畫，隨後獲得漢先生的同意，九月初，我攜帶簡單的行囊前往鹿港，在鹿港天后宮管理委員會的幫助下，獲准免費住宿該宮第二、三落之間的香客大樓，自此展開了為期三個月的第一次駐地田野測繪、訪談及觀察的工作。當時漢先生已應聘前往中興大學就任工學院院長，因此我們師生之間的碰面改至中興大學，同一期間漢先生還主持由「彰化鹿港文物維護及地方發展促進委員會」所委託的第一期工作：鹿港古風貌之研究，該研究區分為 (1)一般研究、(2)市街建築、(3)手工藝研究三大主題，其中之「市街建築」研究由漢先生親自主持，而由洪先生負責實際執行。由於我偶爾因史料蒐尋上的需要，趁著到台中中興大學的時候前往東海大學，漢先生也會要我順帶拜會洪先生，以瞭解其工作進度。數次的見面，讓我對洪先生有了初步的認識：洪先生無論在工作上或生活上都是一絲不苟的人，對於建築圖文上的問題都斟酌再三，未下決定之前絕不輕易示人。由於洪先生個性使然，我的任務通常只達成一半，也就是自始至終未能見到圖文稿，只能就洪先生的口述內容向漢先生報告。鹿港老街的建築研究成果，我一直要到民國六十七

年夏天《鹿港古風貌之研究》一書印製完成之後才有機會閱讀到，由洪先生主筆的部分，無論在圖文方面，都具有極高的品質，其中「建築之研究」部分，迄今仍是瞭解台灣傳統街內建築之主要參考資料之一；而有關保存之建議，也成為後期保存區劃定之依據，也就是說，現今鹿港老街保存的對象及原則等的初步構想係由洪先生所規劃而得；至於洪先生在書中所推論的鹿港街區的形成與發展的情形，以廟宇興建年代及建築形式等為判斷的基準，也相當有其見地。

民國六十九年，我自軍中退伍之後，接受中原大學建築系的聘請擔任專任教職，同時每週也前往東海建築系授課一次。由於有了鹿港研究的共事情誼，在系館中與洪先生就研究內容及教學情形閒聊的機會也就增多了。雖然他與我所任教的年級不同，但是從學生的轉述中，可以感受到學生們對他的觀感是相當一致的，也就是：敬畏有加。他律己極嚴、表裡一致，對學生的要求也非常嚴格，他所負責的建築史課程，每組同學必需要挑選一座傳統建築物進行研究及測繪，繳交報告書、測繪圖及模型，在學期結束之際，東海建築系照例是哀鴻遍野，其中有一部分的壓力無疑是來自洪先生的，即使如此，學生畢業後，回想起求學過程，洪先生總是最受感念、最常被提起的老師之一。很多人都以為洪先生腳踏實地、樸實無華的個性，在當時喜愛追求洋味前衛風格的東海建築系中難有立足之地，事實不然，洪先生不僅擁有鮮明的形象，進而成為建築系老師的一種典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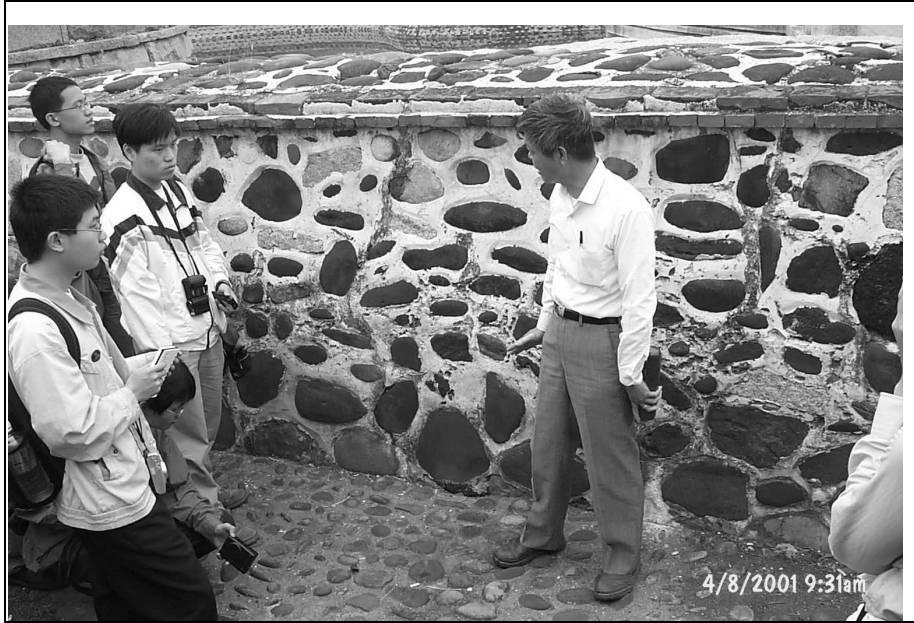
我在東海教了五年之後，由於往返耗時且勞累，便婉拒了兼課，在這以後，洪先生與我大約只在有關文化資產保存的場合中碰面。民國七十五年，為了響應中原建築系加強建教合作的提議，我一連接了幾個古蹟調查研究修復計畫案，其中之一是第三級古蹟新竹金山寺，而洪先生則接受承辦單位的邀請擔

任審查委員。在期末審查時，洪先生以很明確的語氣肯定了這個計畫案中實測圖面的精細度，他的讚美當然令我覺得很榮幸，但是讓我感佩的是：洪先生是一大清早自台中北上，到達新竹後便逕自前往金山寺，隨後在現地張開我們的測繪圖，就整體尺度及數個重點細部，逐一比對、加以註記。我個人參與文化資產保存工作超過二十年，洪先生嚴謹的審查態度，確實是我迄今僅見。

民國七十八年之後，我遠赴英國攻讀學位，一去數年，返台後，又忙於澎湖聚落研究，因此與洪先生見面的機會較以往還更少，只在每個學期末碩士論文口試時，偶爾碰上。當時洪先生已任教職二十餘年，成為東海建築系中最資深的老師，即使如此，他還是維持著初入杏壇時的一貫作風，說話不多，凡是評論必然是有根有據，用詞直來直往，很少使用修飾文句，連肢體語言都還是有稜有角，只是我也注意到他似乎逐漸將學生視為其子女般來看待，即使對於學生研究成果並不滿意，但是他仍然堅持讓學生有充分的時間將他們的觀點完整地表達，同時也會在口試將結束之際，以鼓勵或勉勵的語氣讓會場中的氣氛稍微緩合些。當時我個人希望集中全力從事學術研究，因而蟄居於中壢，鮮少拋頭露臉，以被動的態度面對社會上風起雲湧的文化活動。偶爾從朋友們的口中得知洪先生同樣地很少參與文化相關活動，一方面是因為他的個性不喜交際，另一方面則是因他讀書人的個性所導致，凡是認為不合宜或不符合他的理念的決定，他絕對是不假辭色、據理力爭，這種剛直不阿、甚至於有點固執的個性，固然嚇阻了一些劣質的文化計畫，或是過於粗糙的決策，但是也造成行政人員的心理壓力，逐漸地邀約減少了，洪先生也成為東海美麗校園內的閒雲野鶴。

民國八十六年年底，位於台中潭子的摘星山莊因其家族將土地賣給建商而欲拆除，於得知消息後，由地方文化工作者發

起搶救運動，十二月二十六日在怪手動手拆除的同時，台中縣政府緊急聯絡學者專家進行古蹟指定的現場會勘，當天到場者除了洪老師與我之外，還有馬以工、黃志農、關華山、黃蘭翔、黃銘崇、邱博舜等人，由於縣政府擔心爆發衝突，因此在會勘後要求學者專家移往縣政府會商，現場則由文化工作者進行保護。指定會議很快地達成共識，將摘星山莊列為縣定古蹟。在吃完中午便當之後，包括洪老師、馬以工與我等人決定回到現場，以免因一時疏忽，導致這座台灣最精美的漢式住宅遭到無法彌補的破壞。重返現場之後，只見前埕上的怪手並未熄火，車前有數位文化工作者以肉身阻擋，更遭的是建商另召一部怪手自後院進入，並在後方大肆拆毀，而被緊急前往的文化工作者所制止。就在這氣氛極度緊繃之際，前埕上突然傳來巨大的罵人聲音，我回頭一看，只見洪老師以氣憤而高亢的語調指責著二、三十個將他團團圍住的人，包括了林家後裔、建商，以及一些身分不明的分子。當時我快步趕到他的身邊，希望他冷靜下來，即使如此，他還是跟主拆者對罵了十來分鐘才停下來。由於場面混亂，當時洪先生所說的話已無法清楚記得，大約是痛罵這些人不懂珍惜寶貴的文化資產等等。我認識洪先生二十餘年，雖然總覺得他似乎因高度的理想性格，導致內心過於嚴肅而少有笑容，但是也不曾見他動怒，即使是心裡不高興，他也只是採取較硬的詞句，語調依然不變。事過境遷，偶爾在整理文資相關資料時，回想起這段歷程，總覺得當時洪先生罵人的氣概與魯迅所說的「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第一句話的情境有點類似呢！



我與洪先生的最後合作，係因民國八十八年九二一大地震而有。地震發生後，幾位同儕有鑑於震災地區文化資產災情慘重，要我出面聯繫各地建築學界菁英共商救災事宜，會中決議成立緊急性的義工團隊「九二一文化資產搶救小組」，並組織十一支調查搶救小組，立即投入其所認養的責任區，進行文化資產災情調查報告、擬定緊急搶救對策、推動維修工作等。當時我被推派為總召集人，而洪先生與徐明福被公推為調查組的共同召集人，同時他還與劉舜仁共同負責豐原市、潭子鄉、神岡鄉、新社鄉、臺中市地區的文化資產的初勘、複勘及修復範例精測等工作，這項工作至八十九年八月底才全數完成。

民國九十年，有鑑於九二一大地震期間，文獻資料發揮了相當大的功效，加上救災期間整理災情資料所得的經驗，因此國立文化資產保存研究中心籌備處與國立台北藝大決定合作編輯《台灣文化資產保存年鑑》，在第一個年度時，考慮洪先生似乎因長期的教學研究，在體能上及精神上略顯倦態，而不忍加重其工作壓力，但是在第二個年度編撰《2002 台灣文化資產

保存年鑑》時，還是決定邀請洪先生勉為其難地加入我們的工作團隊擔任編輯委員，也蒙洪先生一口答應。這本年鑑在九十二年六月底完成，並於八月七日下午二點時舉辦新書發表會。於發表會會後，我剛返抵家門，即接獲洪先生的惡耗，而他往生的時間正是我們即將展開發表會之時：也就是這本書的形式與實質完成之時。這當然是一個巧合，但也相當符合洪先生性情中人的特質：重情重義、遵守承諾。

在這一年多來，三位我在東海的好友陸續過世：先是情同手足、也是同學的陳覺惠，接下來是擅長製作立體風箏帶給我家人許多歡樂的張文炳，再加上知交近三十年的洪先生，心中不止感傷，同時也有些惘然，對於人世塵緣、生命離合的得捨竟惶然不知如何自處。偶爾在短暫的澄靜中，思絮隨即盈湧：人生無常，或許是該回歸純學術研究的時候了，做一些該做的研究，過一個該過的生活。

行事有節，有所不為的洪文雄先生

李乾朗（李乾朗古建築研究室主持人/文化大學建築系兼任副教授）

洪文雄先生遽逝，令所有認識他的朋友深感意外與惋惜，相信這是台灣建築教育界與古蹟保存界的巨大損失。我初識文雄君，依稀清楚記得在一九七〇年夏，當時他住在東海與市區之間的朝馬，友人劉廣仁君介紹我去看他，他正與建築系主任漢寶德進行板橋林家園的測繪調查。文雄給我的初次印象是個沈默寡言，說話條理分明，態度誠懇且嚴肅的人。

一九七二年冬天聖誕節過後，我邀林衡道教授與席德進先生率文化大學傳統建築考察團路經東海訪問，文雄君熱烈接待，在座談會上互相交流，第一次知道林家花園有地下暗藏八卦的放水道，也是文雄君告訴我的，當時甚為欽佩他的田野研究工夫。

近三十多年來，我們常在評圖會、古蹟研討會、規劃會議以及文化資產保存法修訂會議上等公開場合碰面，只見他仍然保持瘦瘦的身軀，談吐不疾不緩，凡事有自己的見解，處事準則不隨便妥協附和。一路走來，與他的外貌一樣始終未變！

他的另一面，我偶然從其學生得知一些，一九七八年夏鑄九主持板橋林家花園全面測繪與修復工程時，不少東海學生參加，從張義震君口中得知文雄先生教學認真，全部時間奉獻學生，深受學生發自內心的愛戴！不但學生敬重他，同事也尊重他，一九九六年陳覺惠教授參加新疆民居考察，沿途每見優美的古建築，覺惠君即多拍一張，說：「要帶回送給阿雄」。我在旁聽了頗為感動，也更加相信文雄在師友之間受人敬愛，不是沒有原因的。

文雄先生長期關懷本土傳統建築，最早注意並調查竹造建築技術的學者是他，引入日本古建築調查研究方法的也是他，近數十年來培育多位古蹟人才，洪先生功不可沒。九二一地震之後，

中部許多遭到浩劫的古蹟，著名的霧峰林宅受損嚴重，政府相關單位邀請專家及建築師共商大計，文雄君深獲倚重，被公推為修復的總規劃人，雖然他長期深居簡出，一旦有事，仍然挺身而出，負起重責。鹿港龍山寺災後大修，他也身負重責，但因理念與承商不合，而毅然退出，一於此可證他行事有節，有所不為的骨氣。他的貢獻，將為古蹟界的人士永懷紀念。

